



随笔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1-12

齐鲁晚报

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美编：颜莉
□编辑：孔昕

【人生随想】

谁能为我召来逝去的时光

□肖复兴

今年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诞辰130周年。他是前苏联的一位作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最早知道他，是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尚未结束，文化凋零一片，找书非常不容易。那时，我在北大荒，回京探亲，一位在吉林插队的朋友借给我一本《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旧书，应该是上、下两卷，我手里的只是下卷。一见钟情一般，我一下子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本书，记住了巴乌斯托夫斯基这个名字，觉得他的写法和我国作家不同，和我以前读过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也是那么不同，便如同走在幽暗的深林中，突然发现了一泓明亮而微波荡漾的湖泊一样，令我心醉神迷。

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正是对书如饥似渴的年龄。我全文抄录过这本书中的《雨蒙蒙的早晨》《雪》《盲厨师》和《夜行的驿车》。原来是想千里相逢终有一别，最后是要还书的，就再也无法看到了，我才抄书的。但是，抄完之后，还是舍不得还，就悄悄地“昧”下了这本书。好心的朋友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也宽容地没再索回。

一晃五十年已过，青春时节读书的情景，那么清晰，让人怀念。这五十年来，尽管也读了不少其他中外作家的作品，但经常读的还是巴乌斯托夫斯基，从来没有一位作家陪伴我这么久的时间。中途也曾移情别恋，但最终还是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觉得初恋最难忘，最无法割舍吧。

在这五十年中，轰动一时的《金蔷薇》，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生的故事》六卷，我都购买了。我买了在我国出版的他的几乎全部译作。至今放在床头的是《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下卷和《一生的故事》前两卷。

如今，我依然可以完整地讲述《雪》《盲厨师》《雨蒙蒙的早晨》《一篮枞果》的故事情节。其中《雪》写的是一个海军中尉战后归家的故事。他回家之前，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写给父亲的信，被来自莫斯科的一位女钢琴家拆开看了，为躲避空袭，她正租住在他家。在这封信中，他诉说了自己离家这些年对家的想念，他渴望回到家时，门前小径的雪已经被清扫干净，坏掉的门铃重新响起来，那架老钢琴被调试好了音，钢琴上依旧摆着原来的琴谱《黑桃皇后》序曲，烛台上插着他从莫斯科买来的黄蜡烛，他洗脸时还能用那个蓝色罐子装水，用那条印着绿色橡树叶的亚麻布手巾擦脸……雪后的一个下午，海军中尉回到了家。他所看到的一切，正是写给父亲的信中自己所渴望的一切，丝毫不差。此时他已经知道了，寄给父亲这封信之前，父亲就已经去世。所有这一切，都是女钢琴家精心为他做的。

这是一个书写战争的故事，却没有正面写战争的炮火硝烟，而是写人们对和平及和平之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想象。战争让人们失去了很多，也让人渴望更多；战争中撕裂了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也合并同类项一般，让另一部分人，即同样饱受战争苦难的人，即使是陌生的人，能够走近彼此、互相慰藉。海军中尉



巴乌斯托夫斯基

看到这一切时，和我一样感动。告别之时，女钢琴家送中尉到火车站，对他说：“给我来信，我们现在差不多成亲戚了，是不是？”中尉没有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当时读到这里，我曾想，如果就在这里结尾，不是很好吗？充满了未了的情怀和缠绵的余味。

但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没有在这里收尾，他紧接着还写了一段文字。几天后，女钢琴家收到中尉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她的感谢，还讲了这样一件事：战前在克里米亚一座公园里梧桐树掩映的小径上，他曾经看到手里举着一本打开的书的年轻姑娘从自己身边轻快而迅速地走过。中尉在信里说：“那个姑娘就是你，我不会弄错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爱着克里米亚，还爱着那条小径，在那里我只见了你短短一瞬间，以后就永远失去了你。但是，人生是對我仁慈的，我又见到了你！”

小说到这里收尾，也挺好的呀，将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衔接，人生之巧合，让失之交臂的人又重新相遇。但是，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愿意用这样落入俗套的巧合结尾，他还是希望能够如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样，在平易和平常中发现诗意。他让女钢琴家看完信后喃喃自语：“我的天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克里米亚呀！但是，这又有什么呢，难道真的把真相告诉他，让他失望，也让我失望吗？”这样的收尾，让人意外。它留给我回味的余地更为宽阔，它让我感受到，乱世之中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感情的美好与微妙，并未被磨噬殆尽。

我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文笔，这样的文笔牵动着他真挚的情感，生动地描画

出他笔下的人物，让他的作品带有四月丁香一般的浓郁诗意，即使在战争、贫苦和疾病的磨折之下，这种渗透进骨子里的诗意，从未在他的作品中消失过。这是我们的作品中少有的，尽管我们是拥有着唐诗宋词国度，但这样的诗的传统，演绎在我们后来的小说中，仅仅成为了定场诗。

记得邵燕祥在世的时候，难得有一次和他谈起俄罗斯文学，我对他说自己很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问他对巴氏的认知和理解，向他请教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影响。燕祥学问深厚，对同代作家有着惊人警醒的认知，见解不凡，明心见性。谈到巴氏时，他告诉我，巴氏一战时当过卫生员，十月革命之后，他一直远离政治。他的作品文学性、艺术性、抒情性很强，属于文学史上少不了他，但又上不了头条的作家。然后，他打了个比喻：“有点儿像咱们这儿的汪曾祺。就像林斤澜说他自己和汪曾祺是拼盘，不是人家桌上的主菜。”这个比喻，说得真是精到而别致，意味无穷。

在巴乌斯托夫斯基诞辰130周年的时候，重新温习他的作品。五十年的岁月如水，匆匆流逝远去。在这五十年的岁月里，有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书和他的身影相伴相随，影响着我的写作、感情和心情。记得美国作家乔·昆南在《大书特书》一书中谈他的读书经历时说：“二十一岁以后买的每一本书，只要我真心喜欢，都会保留。它们是我的情书。书作为实体物品，对我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是用来逝去的时光，因为它们充满感情的存在。”他说得极好，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书，对于我，就是召来逝去的时光，充满感情的存在。

【文化杂谈】

倪瓒的腔调

□石念军

“欲写新诗尘满几，味我迂言淡如水。白云淡淡何从来，来伴孤吟北窗里。酒味甘浓易变酸，世情对面九疑山。白云且结无情友，明月幽禽与往还。”遥想900年前的那个秋日雨后，倪瓒应邀撰录这首自作诗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作为其传世书画作品中的唯一一幅大字楷书，将受到如何追捧。

著名书法家魏启后先生生前对倪瓒的这一幅作品评价甚高。据汪海权先生回忆，早年他登门求教于魏老，魏老专门拿出一张照片让汪老师临摹体会其笔法，照片的内容恰是此《淡室诗帖》。2020年当我师从汪老师学习书法，他又找出这篇《淡室诗帖》让我日日临读。画家倪瓒从此以书法的模样映入我的脑海。

“是日，疏雨生凉，山光满几，殊有幽兴也。”每每临读至此，我总会想到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歌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传世书家多有一些相似或相通之处。王羲之活在距今1700多年的东晋，倪瓒活在距今900年的元末明初。时空远隔，思绪交融。在这寥寥短句的背后，仿佛二人完成了一次握手。

倪瓒以画闻名，身居“元四家”之列。作为文人书法、文人画的风气领先者，也被普遍认为是后世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其画作萧散简远的闲逸气息每每让人叹为观止，董其昌、石涛等人都曾推崇至极并心追手摹。而跋于画端的质朴诗句，笔势凌厉又温婉可人，如墙脚的小花一样摇曳生姿，有着独具一格的妍美，成为一代代书者的绝顶“辅食”，甚至可以剥离画作而独立传世。

在我看来，如果说钟繇的《荐季直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等是后人学习小楷的“主食”，倪瓒的一系列题画诗小楷作品就是“辅食”。辅食虽无代餐的功效，却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某种机能。

在临习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倪瓒的小楷具有一种特别的格调，就像是音乐里的美声歌唱，一笔一画都有着浓重的腔调。揣摩这份腔调，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感觉到它的抑扬顿挫和牵连连带，也仿佛能够看到作者自恃自矜的言行举止。古人说，书如其人。倪瓒的书法实际带着清晰的人格风采。

生活中的倪瓒本就是一个自有腔调的人。史料记载，他有着严重的洁癖。每天不仅勒令仆人反复打扫庭院，而且须把院中的梧桐树洗了又洗。至于如厕，则更夸张，非攀至高处不可，“凡便下，则鹅毛覆之，不闻有秽气也”。一个有着如此生活习性的人，其书画之风迥异于庸常、卓然于时俗，也算是一种必然吧。

如王羲之言“吾为逸民之心久矣”，倪瓒也有一颗“古逸民”之心——“自知不入时人眼，画与皎溪古逸民”。作为本地大地主家的小儿子，倪瓒少承父辈恩泽，安逸无忧，不仕便有不仕的自由。哪怕遭遇父亲早亡的变故之后，其同父异母的胞兄依然庇护着他的随心所欲，不曾偏薄他的衣食起居。及至明初，朱元璋鉴于其声望，意图召他进京入仕，倪瓒非但坚辞不赴，更是作诗言志：“只傍清水不染尘。”活脱脱一种“瞧不上更瞧不起”的清高模样。

倪瓒生性散漫，素慕高士，一生多与僧道交友。寄情山水之间，沉迷知己之群。倪瓒简逸的性情与道人们法外自然的体悟久久共鸣，最终影响了他对艺术的取向。太湖边上的远山疏树日渐成为他画卷上的主角。正如他在《梧竹溪石图》的题跋里写道：“贞居道师将往常熟山中访王君章高士，余因写梧竹秀石奉寄。仲素孝廉并赋诗云：高梧疏竹溪南宅，五月溪声入坐寒。想得此时窗户暖，果园扑栗紫团团。”寥寥散淡的笔墨成为其简逸心性的真实写照，一如他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倪瓒的诗词多为与友人附和而作，情之所至，率性而作，一如他一生都在任性地做自己，这份率性与任性最终成就了其题画诗的纯粹、质朴与真挚。时至今日，这些作者心性的淋漓写照也成为后人读懂倪瓒的情感密码。

倪瓒一生未曾入仕，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在野者。但倪瓒无疑是成功的：在仰慕高士的一生里，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士。

倪瓒终年74岁。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散尽家财，遍历太湖山水。作为家人，他的一生，太过于任性与放浪。作为士人，他的艺术生命与血肉生活浑然一体，有着纯粹的真与善、厉与美。时至今日，每次临习他的题画小楷，在那些至简至美的字里行间，我总是仿佛听到一声声萧散的咏吟：“风雨萧条晚作凉，两株嘉树近当窗。结庐人境无来辙，离迹醉乡真乐邦。南渚残云宿虚牖，西山清影落秋江。临流染翰摹幽意，忽有冲烟白鹤双。”

诗文不屑苦吟。倪瓒的腔调，有着恃才傲物的桀骜。或许，这也是一种纯粹的士子情怀吧。